

明清閩南戲文中詈詞的語法探索*

連金發

國立清華大學

本文針對明清閩南戲文中屬情感用語 (epithet) 的詈詞做初步探索。詈詞是說者對聽者主觀的憎惡的語言表現，這通常是語句所傳達的命題之外額外的主觀評價語意，反映對話者之間現場互動關係，詈詞的選用與對話者彼此的社會身份高低、情感的親疏有密切關係。詈詞常充當呼喚語 (vocative)，其主要特徵是不構成一般低層謂語所投射的論元 (Argument)，若以 Rizzi 的功能範疇的階層說 (Rizzi 1997) 而言，功能範疇分三大階層 VP、TP、CP，詈詞反映交談者的情感互動，佔領比 CP 階層中語勢 (force) 還高的結構位置。就語法功能而言，詈詞可分兩大類：(1) 名詞性詞組；(2) 謂語性詞組。前者可但不必然充當呼喚語，後者不可充當呼喚語，但可用來對聽者發抒情緒。兩者都可以促成交談者間感情上的親和力。總之，本文依據明清時期的閩南戲文（吳守禮 2001abcd、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 2010）考察文本中詈語在上下文的語境中是如何的運作，並找出其中用法上的規律，從中推敲出交談者傳情系統的通則。

關鍵詞：閩南語、詈詞、情感用語、交談者

1. 前言

語言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理性的一面一向是研究的焦點，感性的一面極少受到矚目，但是言談事件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言談事件必涉及說者和聽者的對話，這種雙方溝通的語言行為不只要傳達理性的信息，也須傳達說者的情感和說者對聽者的感受和態度。詈詞是反映說者對聽者的高亢的情感狀態。詈詞除了表現說者對聽者的惡感外，還表示對談雙方情感的親疏、社會身份地位的高低，甚至是族群認同和親和力的建立。詈詞的研究也引起哲學界的注意，特別是描述語意和情感語意的分野問題。

* 本文的研究受到國科會 (NSC 103-2923-H-007-001) 的部分資助。論文曾宣讀於 2014 年 10 月 25-26 日在國立成功大學舉辦的「第十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與會者的建言。初稿承蒙兩位匿名評審的評論和建議，謹此致謝。

除了前言與結語外，本文的架構配置如下：第 2 節、理論背景；第 3 節、明清戲文的詈詞。第 2 節包括 2.1 情感語詞的特徵、2.2 詈詞充當呼喚語、2.3 詈話和語氣的關係、2.4 詈詞句法多元語意劃一、2.5 詈詞和指示詞的關係。第 3 節含蓋 3.1 名詞性詈詞、3.2 謂語性詈詞。

2. 理論背景

本文把詈詞看成為一種情感語詞。本節依序介紹以下的理論議題：情感語詞的特徵 (2.1)、詈詞充當呼喚語的功能 (2.2)、詈詞和語氣的關係 (2.3)、詈詞句法多元語意劃一 (2.4)、詈詞和指示詞的關係 (2.5)、詈詞的句法結構位置 (2.6)。

2.1 情感語詞的特徵

詈詞 (epithet) 可算是一種情感語詞。Potts (2005, 2007) 提出情感語詞 (expressives) 的六個特徵，羅列如下：

一、獨立性 (independence)

語詞中情感內容所表現的語義與一般的描述的內容不同。詞組的情感內涵可以從它的描述內涵分離出來，例 (1) 含有 (2a) 和 (2b) 的語意。兩種語意彼此獨立。

(1) That bastard Kresge is famous. (那個雜種克雷思格很出名。)

(2) a. Kresge is famous. (克雷思格很出名。)

b. Kresge is a bastard/bad in the speaker's opinion.

(克雷思格是雜種；說者認為他很壞。)

二、不可取代性 (non-displaceability)

情感謂語表現談話的當下情境。情感詞不能用來表達過去的事件、態度或情感，也不能表達可能性揣度設想。情感詞永遠反映談話事件中的某種關係。情感詞即便出現於嵌入子句，其語意還是獨立的。例 (3) 即便出現否定範圍中，bastard 的語意還是不會被取消。¹

(3) That bastard Kresge isn't late for work. (那個雜種克雷思格上班沒遲到)

(*He's a good boy.) (*他是好男孩)

三、觀點依存性 (perspective dependence)

¹ 以下標示星號的句子本身是合語法的，星號表示該句的語意與前句的含意不相合。

情感內容是由特定的觀點評量，一般是表現說話者觀點。情感詞一般反映說者高亢的情感狀態，諸如歡喜、憤怒、挫折、閒適、得意、失落。設定 (default) 情況下，表現說者的觀點，在特殊情況下，也可表現他人的觀點，如例 (4)。

- (4) I am not prejudiced against Caucasians, but John, who is, thinks/claims that you are rue worst honky he knows. (我對白人沒有偏見，但約翰卻是，他認為／主張你是他認識的最糟的白仔。)

四、描寫的不可言喻性 (descriptive ineffability)

說話者單靠描述性內容無法充分表達出要表達的語意。說者被追問時很難把情感詞的語意說明白，其語意無法一言以蔽之，比如 *bastard* 要是解做「可惡的人」沒法子說明以下兩句中 *bastard* 的語意。(5) 嗔中帶親熱之義，(6) 對討厭之物發牢騷。

- (5) Here's to you, ya bastard! (乾杯，你這王八蛋！)

- (6) So my story begins with my X-box [...] Unfortunately, the bastard won't open. This is a problem. (那我的故事從我的 X-box 開始 [...] 不巧的是，這個該死的東西就是打不開。這是問題癥結所在。)

五、立即性 (immediacy)

像行事語詞一樣，情感語詞單憑口說就能達到要表達的目的。情感詞都有語言即行為的立即效應，比如例 (7)，此為行為動詞句 (performatives)，說了一句話就等於說了一件事。

- (7) I promise that I will wash the dishes. (我答應洗盤子。)

同理，說了例 (8) 就表示說者對克雷思格的敵意，接下去再說的話，不得當，除非能明確申說前後不一致的理由。

- (8) That bastard Kresge was late for work yesterday. (那個混帳克雷思格昨天上班遲到。)(*But he's no bastard today, because today he was on time.) (*可是他今天不是混帳，因為他今天準時。)

六、重複性 (repeatability)

情感語詞重複可以有加強的效果，並不會造成多餘的結果。一般而言，描寫句語詞重複就是冗贅，但情感詞的重複有加強的效應，不會有冗贅之感，如例 (9)：

- (9) Damn, I left my damn keys in the damn car. (該死，我把該死的鎖匙放在該死的車子中。)

2.2 詈詞充當呼喚語的功能

Zwicky (1974) 主要討論呼喚語 (vocatives) 的句法、語意、詞法、語用的特性，其中提出兩個重點：(1) 評價名詞可充當呼喚語 (all evaluative nouns can occur as vocatives)，(2) 種族或族群的污蔑語都可充當呼喚語 (all disparaging names for racial or national groups can occur as vocatives)。以下是評價名詞，如 (10)，和評價名詞充當呼喚語，如 (11) 和 (12)，的舉例：

(10) He's a real faggot/prick. (他是貨真價值的娘炮／孬種)

(11) Blockhead/Smarty/Asshole, you don't belong to this class.

(笨蛋／鬼靈精／豬糞，你不屬於這一掛的。)

(12) Hey, Jap/Nigger/Wop/Dago, get your ass off that bench.

(喂！日本鬼子／黑仔／義大利佬／義大利佬，從那個椅子給我讓開！)

一般而言，語義平行的語詞句法行為相似，但上述兩個原則似構成例外，試比較下列成對（類義詞）的語詞，但用法不同：

表一 呼喚語及非呼喚語

不可充當呼喚語	可充當呼喚語	釋義
fool 蠢人	imbecile 笨蛋	蠢人
homosexual 同志, 同性戀者	Faggot 基佬	同性戀者
Italian 義大利人	wop 義大利佬	義大利人

2.3 詈話和語氣的關係

詈話和語氣 (mood) 關係密切。Quang (1971) 論證，充當動詞的詈詞不能用來命令，如：

(13) *Don't fuck you!

(14) *Do fuck you!

(15) *Fuck you, won't you?

也不能放在嵌入句或不定式中，如：

(16) *I said to fuck you.

詈罵動詞和其他動詞也不能並列使用，如：

(17) *Fuck you and wash the dish.

一般動詞可以出現在並列結構中，如：

(18) Wash the dishes and sweep the floor.

用於動賓式中如果動詞是詈詞的話，就不能解讀為動詞。下例有兩解：其一，fuck 充當真正的動詞，句子帶祈使語氣；其二，fuck 充當詈詞，用於怒罵對方。

(19) Fuck Lyndon Johnson. (a. 去禽詹森！b. 王八蛋／渾蛋詹森！)

英文中 fuck、damn、shit on、to hell with、hooray for 後面可以接賓語，這種動賓式都不能出現於直陳式、疑問式、祈使式。詈話主要的用意是表達說話者對於某類對象不友善的態度。

詈罵動詞可以單用，不帶賓語。詈詞用語不能出現於嵌入句 (embedded clause) 中，不能帶附加語。這類詈詞只能算是準動詞。另外有兩點值得一提：一來，詈詞的重音問題；二來，詈詞的來源問題。

2.4 詈詞句法多元語意劃一

詈詞可出現於各種句法位置中，但語意上都帶加強作用，反映說者的亢奮情緒狀態。Napoli and Hoeksema (2009) 考察禁忌語 (taboo terms) 的各種句法語意的特性。該文的禁忌語即本文的詈詞。本節簡介 Napoli and Hoeksema (2009) 一文中所討論的禁忌語句法語意特性，輔以例句說明。

2.4.1 禁忌語充當謂語

禁忌語可充當主要謂語，例見如下：

(20) You piss me off! (你氣死我了！)

(21) That blows (chunks). (dismay) (真令人作嘔！噁心死了！)(表示沮喪、氣結)

(22) I'm cosmically fucked. (我全完蛋了，我死定了)(表示絕望)²

作禁忌語使用的主要謂語可帶助詞 (particle)，如 piss off(激怒)，bugger off(滾開)，fuck off (閃開)。

禁忌語也可充當次要謂語，如：

(23) We were scared shitless. (我們嚇死了！)

(24) We got sun-burnt to buggery. (我們會曬焦了。)

2.4.2 禁忌語充當假賓語

² Cosmically 為「至極」、「超」之意。比較現代閩南語的「可惡至極」khoo² ok⁴ tsi³ kek⁸ (cosmically disgusting)。

禁忌語也可充當假賓語，反映其句法的行為，表現生理虐待，拷打等。就論元結構而言，在花括弧中的成份不是及物動詞的真正論元，而是加強詞。

(25) beat {the hell/the shit/the fuck} out of someone (把某人痛毆一頓)

(26) annoy {the hell} out of someone (把某人煩死了)

(27) frighten {the shit} out of someone (把某人嚇死了)

以下不及物動詞後的名詞禁忌語，也是假賓語，已經轉變為程度副詞，不一定有貶義：

(28) Let's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咱溜之大吉)

(29) Let's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咱溜之大吉)

總之，不論是及物或不及物動詞後面的名詞禁忌語都是假賓語，只能看做副詞性加強語。

2.4.3 禁忌語為修飾語

禁忌語充當帶貶義的修飾語，例見如下：

(30) That's {damned} shame. (那真她媽的丟人現眼)

(31) That's {dead} shame. (那真她媽的丟人現眼)

(32) He was the professor from Hell. (他是陰府教授)

(33) That's shitty proposal. (那是餿主意)

(34) Mat's a crappy place. (馬特是蹩腳的地方)

禁忌詞也可以做疑問詞的加強詞：

(35) I'll do whatever the hell you do. (你媽的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36) {Who/where/what} the {hell/fuck/devil} are you? (你到底是誰／住哪裡／什麼樣的人?)

禁忌語加強詞由其他加強詞認可，禁忌語 the hell 由副詞 so 或 right 認可：

(37) So the hell off the mark. (媽的偏離了目標)

(38) Right the hell now/here. (就媽的在當下／這兒)

禁忌語加強詞，如禁忌語 the fuck，沒有另外加強詞 way 出現，就不通：

(39) John saw that bear *(way) the fuck over in Canada. (約翰看見那隻熊他奶奶的在老遠的加拿大那邊。)

以下這三句都是副詞 so 認可形容詞的禁忌加強語 the fuck，少了 so 句子不通：

- (40) You went **so** the fuck wrong. (你超屌的錯。)
 (41) She **so** the fuck doesn't understand. (她壓根兒不懂。)
 (42) He's **so** the fuck a liar. (他是殺千刀的騙子。)

有些禁忌詞充當否定極詞 (negative polarity item) :³

- (43) I don't see a {fucky/friggy} thing. (我什麼鬼東西都看不到。)

換言之，某些禁忌詞須由否定詞認可。

總之，不論出現哪種句法結構或表現何種詞性，禁忌語（即本文的詈詞）都起著加強的作用，表現說者高亢的情感狀態。

2.5 詈詞和指示詞的關係

詈詞有它內部的結構。名詞性詈詞可加上第二人稱代詞，形成 You + NP 的詞組，代名詞也有定語 (definite determiner) 的功能 (Postal 1966)。但是 You + NP 的詞組依語氣的不同而有各種用法：甲、直陳式；乙、祈使式；丙、感嘆式；丁、呼喚語。⁴

甲、用於直陳式

- (44) You Arabs should be pleased. (你們阿拉伯人該很高興)

乙、用於祈使式

- (45) You (idiots) give me that jelly roll. (你們這些白癡，拿給我果子凍薄卷餅。)

丙、用於感嘆式

- (46) You bastard! (你這雜種！)

丁、用做呼喚語

- (47) Come here, you sons of bitches! (過來！你這個婊子養的！)

四類中只有乙、丙、丁類才算是詈詞的用法。

2.6 詈詞的句法結構位置

一般而言，詈詞就像呼喚語 (vocative) 一樣，不構成論元結構的一部分，詈詞常出現於句子的最前沿或一般所說的左緣 (left periphery)。⁵ Rizzi (1997) 將句子的結構分成

³ 否定極詞是指只能出現於否定的範域中的語詞，如 *I don't like Mike at all.* 的 *at all*。

⁴ 以下的語料引自 Zwicky (1974)，討論重點略做調整。

⁵ 詈詞前加指示詞才有指稱第三者的功能。詈詞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都用來指稱對方。詳 3.1 節的討論。

三層：VP (verb phrase 動詞詞組)、TP (tense phrase 時制詞組)、CP (complementizer phrase 補語標記詞組)，VP 最低層，TP 中層，CP 最高層。以線性語序而言，語言成分越左邊其結構階層越高；越右邊其階層越低。近年的功能範疇研究進一步發現，越高層的 CP 還不足以容納多重的功能範疇，如句型 (clause type) 和語勢 (force) 的區別，不得不再將 CP 分解為若干層，提倡所謂 split CP (分解的 CP) 的概念 (如 Munaro 2003)。與功能範疇相關的問題是根句現象 (main clause phenomena)。Aelbrecht *et al.* (2012: 1-19) 指出，如以英文為例，有些具有強調作用的句法操作，如否定詞前置、動詞詞組前置、主題化等，出現的環境只能是根句 (或稱主要) 子句，不能是嵌入句。同樣具有強調作用的情感用語 (如詈詞) 也很能反映這種根句的現象。

詈詞涉及言談事件中說者和聽者的互動關係。我們不妨把詈詞的運作看成是一種呼喚語的投射，按照 X 桿次結構的精神，以 VOC (即 vocative) 為中心語，投射出定語和補語。出現於定語的呼喚語與中心語 VOC 有對協關係，即兩者間在人際 (interpersonal) 屬性與特指性 (specificity) 上要一致，而補語由名詞所佔據。近年來呼喚語引起了學界的矚目，論者致力於將呼喚語句法位置和結構表述出來。有一種看法是提出語言行為詞組 (speech act phrase) 簡稱 SAP，架設在分解的 split CP 之中。約言之，語言行為詞組的靈感來自述說動詞的論元結構和論旨角色，即由述說動詞投射出三個論元，即說者、述說內容和聽者。聽者即呼喚語的對象。在語言的實踐中，說者、述說內容可以隱而不顯。(詳參 Hill 2007, 2014)

3. 明清戲文的詈詞

本文探討明清時期荔鏡／荔枝記戲文中的詈詞，特別觀察其分布及用法。⁶本節將詈詞分成兩類：(1) 名詞性詈詞，(2) 形容詞動詞性詈詞。

3.1 名詞性詈詞

名詞性詈詞有兩種形成方式。一種是在一般中性名詞前加上負面形容詞，一種是名詞本身就帶有負面語意。前一種，比如「婢 pi⁷」本身並不帶貶意，但加上「賤」tsian⁷，才形成帶負面意的詈詞「賤婢」tsian⁷ pi⁷。後一種如「畜生」thek⁴-sinn¹，單用就可以是詈詞，不須添加負面修飾語。就如 2.1 節所言，情感用語具有重複性 (其第六個特徵)，作為修飾語的加強語可以疊加，如「賊賤婢」tshat⁸ tsian⁷ pi⁷。名詞性詈詞的範圍中先討

⁶ 明清閩南荔鏡／荔枝記戲文有五個版本：嘉靖本 (1566)、萬曆本 (1581)、順治本 (1651)、光緒本 (1884) (參見吳守禮 2001abcd)，這一系列的文本反映十六世紀 (或更早) 以來早期閩南語的情況，但也摻入一些近代漢語的語例。以下例句之後註明出處的括弧中，標點前的數字前表示齣數，之後的數字表示行數。

論負面形容詞加中性名詞的詈詞，後討論本身就帶負面意的詈詞。前一類包括修飾語「賊」、「死」、「臭」+名詞所形成的詈詞。後一類的詈詞分成三個次類。第一次類是原指稱身體部位的詈詞，如「斬頭」、「骨頭」、「生」，第二次類是指稱非人（包括動物（如「畜生」、「禽獸」、「狗」、「豬」、「烏龜」）和鬼魂）的隱喻詈詞、第三次類是指稱反映帶有種性或生理缺陷歧視或刻板貶意的詈詞（如「雜種」、「漢子」、「泉州儕仔」、「青盲頭」、「虔婆」）。

3.1.1 「賊」+名詞的用法和分佈

「賊」tshat⁸修飾名詞，形成詈詞，如「賊婢」tshat⁸ pi⁷、「賊奴」tshat⁸ loo⁵、「賊虔婆」tshat⁸ khian⁵ po⁵、「賊畜生」tshat⁸ thek⁴ sinn¹、「賊鬼」tshat⁸ kui²、「賊賤婢」tshat⁸ tsian⁷ pi⁷、「賊老伙」tshat⁸ lau⁷ her³、「賊老貨」tshat⁸ lau⁷ her³。⁷「賊奴」之前可再加形容詞「死」做為加強語，如「死賊奴」，也可加其他形容詞，如「腌臢」am¹-tsam¹或「貪心」tham¹-sim¹。除「形容詞」外，也可以在前頭再加上指示詞「只」tsi²或「許」hu²，前者是近指詞，後者是遠指詞，如「只賊奴」（這賊奴）、「許賊奴」（那賊奴）。此外，也可加合音指示詞，外加種類類別詞，如「障般賊奴」tsiunn³ puann¹ tshat⁸ loo⁵（這樣的賊奴），這裡「障」tsiunn³是「只樣」tsi² iunn⁷的合音。

「賊婢」可單用，後頭可再帶後綴「子」，前頭可再加指示詞和數詞，一般只加指示詞為常，如「只賊婢」，偶然可再加「一」tsit⁸，如「只一賊婢」。除指示詞外，也可加數量詞，如「一個賊婢」，偶爾「只賊婢」可再加第二人稱代名詞「你」li²，如「你只賊婢」。

「賊」除充當形容詞外，可以充當名詞詞組的中心語，前頭加上「丁古／丁蠱／燈鼓」ting¹-koo²詈詞充當修飾語，如「丁古賊」，後頭再加上另一個名詞組，形成同位結構，如「丁古賊林大」或「丁古賊林大鼻」。

「賊」之前加「白」成為慣用語「白賊」peh⁸-tshat⁸，意指說謊，又如「白賊話」（說謊話）。

3.1.2 「死」+名詞的用法及分佈

「死」si²加名詞可以形成詈詞，如「死姐」si² tsia²（來罵人的用語，對象為媒婆）、「死奴」（且專用來罵人的用語，對象為益春、陳三）、「死奴你」（後加第二人稱代詞，有強調作用）、「死賊婢／死賊奴」，又如：

⁷ 本文的閩南語的音標主要根據 Douglas (1873)，為了輸入方便起見，音標做了若干的調整。/kho/「考」和 /kħo/「苦」的元音區別以 /o/ 和 /oo/ 表示。元音鼻化以 -nn 表示，如「三」/sã/ 轉寫為 /sann/。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去、陽入調分別以上標符號阿拉伯數字1、2、3、4、5、7、8 表示。聲母 ch/chh 和 ts/tsh 無音位對立一律做 ts/tsh。後中不圓唇元音 /s/ 以 /er/ 表示。本文的標示法與教育部公告之「臺灣閩南語羅馬字音標方案」基本上吻合，細節說明可參看。

- (48) Tshing¹ thoo² khui³, ban⁷ huat⁴ giap⁸, na⁷ hun⁷ hir² ting¹-khoo² tsa² si² lim⁵ tua⁷
 千吐氣，萬發業，那恨許丁蠱早死林大 (22.053 道光)⁸
 (千吐氣，萬發業，只恨那丁蠱早死林大)

「死狗」後面常接「茹咀」lu⁵ tann³ (胡說)，說者有外、公、丑，只有一例是「旦」，「死虔」、「死虔婆」說者為「旦」、「外」、「公」，「死丁古／丁蠱」後頭可再加「你」，說者為「旦」、「貼」，只有一例為「夫」，「死鬼」常用於「益春死鬼」、「汝只死鬼」，「死斬頭」(「旦」對「淨」、「貼」對「淨」)，「死畜生」。⁹

與上述的充當修飾語的「死」不同，雙賓式 (49) 中「死」si²充當名詞，是動詞「討」tho²的直接賓語 (即客體)，「我」gua²是直間賓語 (即蒙受者)：

- (49) Tshat⁸ pi⁷ tho² si² thoo⁷ gua²
 賊婢，討死度我 (5.479 順治)¹⁰
 (賊婢，(你)找死!)

3.1.3 「臭」+名詞的分佈及用法

「臭」的出現頻率低，多用來修飾後面的名詞，形成詈詞。如：

- (50) Tshau³ si² kau², tsit⁸ tsa² hir² lai⁷ tse⁷ to¹ ho²
 臭死狗，一早許內坐都好 (39.004 道光)
 (臭死狗，一早在那裡坐卻好)
- (51) Tshau³ tsia², lir² khing² kang⁷ gua² sang³ khir³, gua² ui³ bo⁵ mih⁴ thang¹ thoo⁷ lir²
 tsiah⁸
 臭姐，你肯共我送去，我畏無物通度你食？ (5.378 順治)
 (臭姐，你要是肯替我送去，我怕沒東西給你吃?)

3.1.4 「斬頭」的分佈

Tsam⁷ thau⁵「斬頭」可以單用，前頭可以加 si²「死」、tien¹「顛」、tshat⁸「賊」、tsho³「剝」等修飾，如：¹¹

⁸ 這裡的「業」是佛教的概念，指導致結果的行為 (karma)，因果的法則。

⁹ 荔鏡荔枝記中的角色有生、旦、外、貼、淨、丑、末。但萬曆本比較特別，只有生、旦、外、丑、末，但沒有貼、淨。為了彌補只有五色的不足，就直接採用特殊的角色，如公、婆、夫等眾多角色。

¹⁰ 「度我」可以看成是一種感性與格 (ethical dative)，表示與格之後的代詞是蒙受者。參見 Abraham (1972)，Berman (1982)。

¹¹ 根據 Douglas (1873: 575)「斬」有兩個讀音: tsam² 和 tsam⁷，可能反映文白層的區別。小川尚義 (1931: 622) 也記錄了這兩個讀音。前一個讀音寫作「斬」，後一個讀音寫作「鑿」，可見兩者已視為不同的語詞。前者用於 tsam² siu²「斬首」、tsam² tshau² tir⁵ kun¹「斬草除根」，後者用於 tsam⁷ thau⁵ tsa² si²「斬頭」。

- (52) Si² tsam⁷ thau⁵
 死斬頭！ (11.633 順治)
 (死斬頭)
- (53) Tien¹ tsam⁷ thau⁵ lir²
 顛斬頭，你！ (19.184 萬曆)
 (瘋癲斬頭)
- (54) Tshat⁸ tsam⁷ thau⁵ lir²
 賊斬頭，你！ (19.224 萬曆)
 (賊斬頭，你！)
- (55) Tsho³ tsam⁷ thau⁵ lir² tshiann² jip⁸ khir⁰
 剝斬頭，你且入去 (45.097 萬曆)
 (剝斬頭，你且進去)

「斬頭」前頭可加近指指示詞，再疊加第二人稱代詞，但例子極少，如：

- (56) Li² tsi² tsam⁷-thau⁵ li² kann² phah⁴ gua²
 你只斬頭，你敢打我？ (5.462 順治)
 (你這斬頭，你敢打我?)

這樣的例子正足以說明，詈詞「斬頭」用來怒罵對方。

3.1.5 「骨頭」的分佈及用法

「骨頭」kut⁴ thau⁵ 做為詈詞有多重功能：(1) 「骨頭」可充當名前修飾語，如：

- (57) Kiat⁴ lir² kut⁴ thau⁵ hu¹ hu⁷
 結你骨頭夫婦 (26.412 嘉靖)
 (結你個頭婚)
- (58) Phi³ lir² kut⁴ thau⁵ lun⁷
 譬汝骨頭論 (20.137 光緒)
 (譬你個鬼論)

「乜論」(什麼論)中可以加上插入語「骨頭」，多一層情緒的語意，如：

- (59) Phi³ mih⁴ kut⁴ thau⁵ lun⁷
 譬乜骨頭論？ (13.249 順治)

早死」，tsam⁷ thau⁵ ter² mia⁷「斬頭短命」。該辭典並註明，後者是女性對男性的咒罵用語，希望對方早日斬頭而死。本文遵循這種分別，還是以文本將第二中讀音寫作「斬」。

(譬什麼鬼論)

此句有反詰的語意。這種反詰問句中「骨頭」可看成插入語，刪除掉也不影響原意，如「譬乜論」(譬什麼論)不帶「骨頭」語氣中性，加上「骨頭」反映語者高亢的情感；(2)「骨頭」充當假賓語，如：¹²

(60) Zhe² gou³ gu² tou⁰! Sheng³ ni³ si¹-qing² gau¹-dang⁴

這狗骨頭！審你私情勾當 (39.032 萬曆)

(這賤骨頭！審你私情勾當)

(61) Gou³ gu²-tou, shuo¹-huang³

狗骨頭，說謊 (26.081 順治)

(賤骨頭，說謊)

其中「狗」kau²是用來罵對方，「骨頭」用來加強語氣；(3)「骨頭」帶有字面義，如：

(62) Phah⁴ lir² kut⁴ thau⁵ m⁷ tloh⁸ tshui³

打你骨頭不著碎 (15.322 順治)

(打你的骨頭不就碎了)

此句帶有反詰問句的用法。

3.1.6 「生」的分佈及用法

「生」lan⁷是男陰之意，今俗寫作「{尸+彡}」或「麟」。從以下的例子可以看出「生」都佔據謂語所投射出論元的位置：

(63) M⁷ si⁷ kui², si⁷ lan⁷-tsiau²

不是鬼，是生烏 (31.012 順治)

(不是鬼，是那話)

(64) Tsap⁸-kong¹ beh⁴ tuh⁸ gua² lan⁷

十公卜直我生 (9.707 順治)

(十公要戳我的卵)

(65) Tsap⁸-kong¹ beh⁴ thuh⁸ gua² lan⁷

十公卜托我生 (16.396 光緒)

(十公要戳我的卵)

¹² 「骨頭」構式很像 Collins *et al.* (2008)所探討的非裔美語的一種偽裝構式 (camouflage construction)，其中像「骨頭」的詞語可以看成是不帶真假值內涵的面具(mask)，加上只增加情感的色彩。

- (66) Lan⁷-pha¹ tua¹ her¹ hu¹
 生帕拖火灰 (5.094 順治)¹³
 (那話拖灰燼)

「生」是禁忌語，不是轉喻。雖然是詈詞，不能用於指稱對方的呼喚語。

3.1.7 「畜生」的分佈及用法

「畜生」thek⁴-sinn¹ 可單用，充當詈詞，前頭加修飾語「賊」、「死」或其他修飾語「不長進」，如「賊畜生」、「死畜生」，也可再加「乞食」，形成「乞食賊畜生，敢來無道理」(23.260 順治)。「畜生」雖然可以詛罵對方，但用稱謂，如「小七」，把聽者顯性化表主語。這些用法都出現於根句之前的句首位置，獨立於根句之外。「畜生」也可以充當根句的謂語，如：

- (67) Tshin¹-sin¹ tsin¹ ge⁵ si⁷ thek⁴-sinn¹
 親身真個是畜生 (22.190 順治)
 (本身貨真價實的畜牲)

3.1.8 「禽獸」的分佈及用法

「禽獸」kim⁵-siu³ 極大多數單用，只有少數加修飾語「老」，也可加指示詞「只」，如「只禽獸」，另外第二人稱代名詞，如「你只禽獸」。出現於根句之前句首的位置，在根句論元結構之外。「禽獸」充當謂語就不具詈詞的功能，如：

- (68) Lang⁵ na⁷ m⁷ pat⁴ i³ si¹, tsiu⁷ si⁷ khim⁵-siu³ tsit⁸ puann¹
 人那不識意思，就是禽獸一般 (22.153 道光)
 (人如果不懂得意思，就像禽獸一樣)

3.1.9 修飾語+「狗」的分佈及用法

Kau²「狗」前面加形容詞，形成複合詈詞，如「死狗」si² kau²、「老狗」lau⁷ kau²、「小狗」sio² kau²、「臭狗」tshau³ kau²。「死狗」si² kau² 用來咒罵對方，如：

- (69) Si²-kau², lu⁵ tann³
 死狗，茹咀 (8.035 萬曆)
 (死狗，胡說)

前面可再加修飾語，如：

¹³ 「生帕」lan⁷ pha¹ 現在寫作「麟脬」、「卵葩」或「卵脬」。

(70) Tshau³ si² kau² tsit⁸ tsa² hir² lai⁷ tse⁷ to¹ ho²
 臭死狗，一早許內坐都好 (39.004 道光)
 (臭死狗，一大早在那裡坐得倒好)

(71) Thek⁴ si² kau² hiunn³ bong⁵ bo³ si⁷ mih⁴ tai⁷
 叱死狗，向忙，報是乜事 (34.053 萬曆)¹⁴
 (死狗，那麼忙，報什麼事)

「死狗」si² kau² 並非真正的狗，而是以動物喻人，如：

(72) Lau⁷ kau², lir² mai³ bo⁵ li²
 老狗，你殞無理 (35.092 萬曆)
 (老狗，你別不講理)

3.1.10 「豬」+準詞綴的分佈及用法

「豬哥」tir¹ ko¹ (公豬)可擬人化，充當詈詞，如：

(73) Lau⁷-e⁷, lir² tsit⁸ tsian⁴ tir¹ ko¹ u⁷ kang⁷ gua² koo³
 老的，你一隻豬哥有共我顧 (4.013 道光)
 (當家的，你一隻豬哥有給我看著)

3.1.11 「烏龜」的分佈

Oo¹-kui¹「烏龜」可以單用，但多半與「十種」(也寫作「雜種」)一起出現，形成複合詞「雜種烏龜」和「烏龜雜種」(19.273 嘉靖)，如(74)和(75)。「烏龜」前頭也可加「賊」，如(76)，或遠指指示詞「許」，如(77)。¹⁵ (74)和(75)中的詈詞只是小七(男僕)的情緒的發洩，並不具指稱性。(76)的詈詞是林大用來指稱對方李婆(即媒婆)的語詞，(77)的詈詞是小七用來指稱押解陳三的長解。

(74) Tsap⁸ tsing² oo¹ kui¹ gua² tsai¹ lau⁰
 雜種烏龜！我知了 (14.224 嘉靖)
 (雜種烏龜！我知道了)

(75) Oo¹ kui¹ tsap⁸ tsing² iau¹ sio¹ tsinn¹
 烏龜雜種，天相爭 (19.307 嘉靖)
 (雜種烏龜！還爭執)

(76) Tshat⁸ oo¹ kui¹ ki³ tsai¹ lim⁵ tua⁷ tia¹ khuah⁴ lang⁵ gua² tann¹ beh⁴ ng³ lir² khir³ kiu⁵

¹⁴ Hiunn³「向」是 hir² iunn³「許樣」的合音，即那樣之意。

¹⁵ 動詞前的 liau²「了」相當特別，也許可解讀為認識情態詞「會」，參見吳守禮 (2001d: 527)。

tshin¹

賊烏龜，即知林大爹刈人，我今卜央你去求親 (9.049-51 嘉靖)

(賊烏龜，既然知道林大爹心儀某人，我現在央求你去求親)

(77) Hir² oo¹ kui¹ liau² phien³ lir² ge⁵

許烏龜了騙你个 (49.086 嘉靖)

(那烏龜會騙你的)

3.1.12 「鬼」的分佈

「鬼」kui² 最常與後綴「仔」kann² (或寫做「亞」或「子」) 形成派生詞「鬼仔」kui²-kann²，這是旦五娘專用來咒罵奴婢貼益春，帶親暱的語氣。「鬼仔」除單用外，也可出現於「第二人稱代詞+近指指示詞+名詞」的構式中，如：

(78) Lir² tsi² kui² kann²

你只鬼仔 (22.075 嘉靖)

(你這小鬼)

在極少的例子中「鬼仔」可充當根句 (root clause) 的主語，如：

(79) Kui² kann² To¹ berh⁴ jiap⁴ lang⁵ thau⁵ kun¹

鬼仔都卜攝人頭巾 (3.052 順治)

(小鬼都要攝取人家的頭巾)

「鬼」充當中心語，前頭可加修飾語「死」、「厝」、「賊」形成「死鬼」、「(恁)厝鬼」、「賊鬼」等偏正式。「鬼」也可以與繫詞「是」、「成」結合成繫詞型謂語。

3.1.13 「十種」的分佈

Tsap⁴-tsing²「十種」即「雜種」的俗寫。「十種」可單用，絕大多數出現於句首，後接根句，如 (80) 和 (81)。前頭加指示詞「只」，可出現於根句中，通常充當動詞的賓語，如(82)。

(80) Tsap⁴-tsing² kiann³ ai³ tsoh⁴ kuai³

十種,鏡愛做怪 (9.393 順治)

(雜種! 鏡子愛作怪)

(81) Tsap⁴-tsing² lir² kiann¹ ui³ gua² bo⁵ thang¹ huinn⁵ lir²

十種,你驚畏我無通還你。(3.057 道光)

(雜種! 你怕我還不了你)

- (82) Gua² ma⁷ tsi² tsap⁴-tsing²
我罵只十種 (31.206 順治)
(我罵這雜種)

3.1.14 「虔婆」的分佈及用法

Khien⁵-po⁵「虔婆」多與其他語詞(如「死」、「賊」、「叵耐」)的形容詞形成複合詈詞,如:

- (83) Si² khien⁵-po⁵ bo⁵ li²
死虔婆無理 (14.150 嘉靖)
(死虔婆不講理)
- (84) Tsin¹ pher³ nai⁷, tshat⁸ khien⁵-po⁵
真頗耐,賊虔婆 (10.061 萬曆)
(真可惡,賊虔婆)
- (85) Pher³ nai⁷ khien⁵-po⁵ tsit⁸ tshui³ mih⁴ bo⁵ li²
叵耐虔婆一嘴乜無理 (10.032 道光)
(可惡虔婆一嘴子太沒道理了)

也可與指示詞接合成定語構式,如:

- (86) Tsiunn³ puann¹ khien⁵-po⁵
障般虔婆 (14.017 嘉靖)
(這樣的虔婆)

3.1.15 「儕仔(儕子)」的分佈及用法

Tsue¹「儕」為蔑稱,專用來貶抑陳三,因陳三為追求五娘,而恥為奴。¹⁶「儕」帶小稱「仔」或書寫為「子」,形成派生詞「儕仔」/「儕子」,常和「陳三」結合成「陳三儕仔」,也可和定語、數詞、類別詞組成定語詞組,如:

- (87) Tsi² tsit⁸ ge⁵ tsue¹ kann²
只一个儕子 (23.006 萬曆)
(這個崽子)

¹⁶ 「儕」很難確定其讀音, Campbell (1913)「儕」紀錄為 tse¹ 或 tshai⁵。如取第一讀音,折合成泉腔就是 tsue¹。但充其量這只是權宜之計,其確切來源還需進一步研究才能定奪。「儕」也可能與「崽」zai³ 有關。

(88) Lir² tsi² tsit⁸ ge⁵ tsue¹ kann², tsin¹ ?gau⁵ tho² pan¹-gi⁵
 你只一个儕子，真朋討便宜（28.115 萬曆）¹⁷
 （你個崽子，真會討便宜）

(89) Lir² tsi² bua⁵ kiann³ tsue¹ kann², tsue³ kang¹-hu¹ lang⁵ kai¹ tzir²-sue³
 你只磨鏡儕子，做工夫人，該仔細（17.120 萬曆）
 （你這個磨鏡崽子，做工匠的，該仔細）

「儕仔」也可用於不定指稱構式，如：

(90) A¹-niu⁵, tsit⁸ tsue¹ kann² tsi² gua⁷ beh⁴-bua⁵ kiann³
 啞娘，一儕仔只外卜磨鏡（19.035 嘉靖）
 （娘子，這個崽子在外頭想要磨鏡）

3.1.16 「漢子」的分佈及用法

「漢子」han³-tsir² 是蔑稱（比較「ia² han³ 野漢」、「khui¹ sim¹ han³ 虧心漢」），如：¹⁸

(91) Lai⁵-a, han³-tsir², lir² in¹ mih⁴ liah⁸ gua² kiann² phah⁴ phua³ tir⁰
 來啞，漢子，你因乜力我鏡打破除（19.249 嘉靖）¹⁹
 （過來！漢子，你為什麼把我的鏡子打破了）

3.1.17 「青盲頭」的分佈及用法

「青盲」tshinn¹-mi⁵（瞎眼）和準後綴「頭」thau⁵ 結合，才形成詈詞。「青冥頭」（指不通事理，莽撞的人）通常單用來咒罵對方，偶爾前頭可帶第二人稱代詞（你），用於根句中，如：

(92) Ia² ku³ khah⁴ kiong⁵ lir² tshinn¹-mi⁵ thau⁵
 也句可強你青冥頭（22.366 嘉靖）
 （也還強過你這瞎眼的）

但少數情況下，可用來指稱第三者，如：

¹⁷ 「朋」可能是手民誤植，吳守禮（2001b: 117）揣測為「要」，本文假定為「爻」gau⁵。

¹⁸ 「漢子」原是北朝時期胡人稱呼漢族的蔑稱，如「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北齊書·魏蘭根傳）。後來由種族歧視的蔑稱（racial slur）轉為一般的詈詞，如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三：「今人調賤丈夫曰漢子。」明代的小說《金瓶梅》、《西遊記》也是如此。荔鏡記／荔枝記文本中「漢子」是五娘的父親黃九郎用來咒罵陳三的詈詞，正是與此用法雷同。「漢子」這個語詞可能不是閩南語的固有詞。

¹⁹ 這裡的「除」可能是「著」的借音字，作用相當於表起始的體貌標記「了」。

(93) Khirh⁴ hir² sio²-tshit⁴ tshinn¹-mi⁵ thau⁵ phah⁴ tsit⁴ tng³

乞許小七青冥頭打一頓 (14.183 嘉靖)

(被那小七瞎眼的打了一頓)

3.2 謂語性詈詞

本節的謂語性詈詞是指詈詞可充當謂語性形容詞 (predicative adjective) 或動詞，有別於名詞前或屬性形容詞 (attributive adjective)。從以下的討論可以看出謂語性詈詞不能充當呼喚語，但是說者可以用以對聽者發抒情緒，藉以達到聯繫彼此情感的效果。此外謂語性形容詞也反映了根句現象，不能出現於嵌入句中。

3.2.1 「叵耐」的分佈及用法

Phe² nai⁷「叵耐」、「沛賴」、Phe² lai⁷「沛利」都是同一個語詞的不同寫法，「叵耐」是不可忍耐、可恨、可惡之意。²⁰ 從以下的例子可以看出「叵耐」充當謂語，後面帶子句補語，如 (94) 和 (95)，或名詞補語，如 (96)，此例也可解析為謂語「叵耐」向前移位：

(94) Phe²-nai⁷ tan¹-sann¹ bo⁵ su¹ niu⁵

叵耐陳三無思量 (38.065 嘉靖)

(可惡陳三欠考慮)

(95) Phe²-nai⁷ ti¹-tsiu¹ bo⁵ to⁷-li²

叵耐知州無道理 (32.125 順治)

(可惡知州不講道理)

(96) Phe²-nai⁷ tsi² khien⁵-po⁵

叵耐只虔婆 (14.073 嘉靖)

(可惡這個虔婆)

「沛賴」充當程度性 (gradable) 謂語，可由狀語修飾，如：

(97) Tsi¹ niu⁵ lang⁵ huah⁴ phe³ lai⁷, to⁷ kann² tshut⁴ sai³

姿娘人喝沛賴，都敢出婿 (5.096 道光)²¹

(婦道人家那麼可惡，膽敢出婿)

²⁰ 李麗敏 (2006: 112) 將「叵耐」phe³ lai⁷ 注音為 phong² nai³，泉州腔去聲不分陰陽，3、7 不分，這裡去聲以 3 代表。施炳華 (1997: 310) 將「叵」擬做 phoo²。

²¹ 「喝」huah⁴ 是「許夥」的合音詞，可解做那些或那麼，這句解讀為那麼，參閱連金發 (2013)。「出婿」以後的版本做「昭君出塞」的「出塞」。本例的前句出現「昭君出塞」，因此本句的「出婿」和前句的「出塞」形成一語雙關 (pun)。

3.2.2 「促命」的分佈及用法

「促命」*tshek⁴-mia⁷*（即「短命」之意）常充當謂語，後頭可再加接「早先死」／「早死」或「歸冤魂」，可以單說「促命早先死」，聽者為隱性主語，也可充當致使句的結果補語，如：

- (98) *Kirh⁴ hir² lim⁵ tua⁷ tshek⁴ mia⁷*
 乞許林大促命（6.103 順治）
 （說林大短命）

或祈願句的結果補語，如：

- (99) *Siong⁷ u⁷ hong⁵-thien¹, thinn¹ hien⁷ tsek⁴-huat⁸ pek⁴-khing¹ tshek⁴ mia⁷ tsa² si²*
 上有皇天，天現責罰伯卿促命早死（27.093 道光）
 （上有皇天，天當下責罰伯卿促命早死）

「促命」*tshek-mia⁷* 可和另外的詈詞形成複合詈詞，如：

- (100) *Tshing¹ thoo² khui³ ban⁷ huat⁴ giap⁸ na⁷ hun⁷ hir² ting¹-khoo²*
 促命賊冤家（10.019 順治）
 （短命賊仇家）

3.2.3 動詞「死」

動詞「死」與修飾語結合成「早死」，充當修飾語，如 (48)，也可以或充當謂語，如「早死無命」*tsa² si² bo⁵ mia⁵*、「促命早死」*tshek⁴ mia⁷ tsa² si²*。(101) 和 (102) 的「死」*si²* 是動詞，而非名詞。兩句的「死」*si²* 都是不及物動詞，因此不能算是雙賓句，應算是蒙受 (affectee) 句，其中的「度」*thoo⁷* 是貨真價實的蒙受標記。在這類句式中「死」*si²* 可看成是動詞性詈詞，有轉化為方式副詞的潛能，如 (102)。

- (101) *M⁷ tann³ tloh⁸ si² thoo⁷ gua²*
 不坦，著死度我。（24.106 道光）
 （不說，你得給我死）
- (102) *Tshat⁸ pi⁷, lir² khir³ lau⁵ i¹ na⁷ m⁷ tua³, lir² khir³ si² thoo⁷ i¹*
 賊婢，你去留伊那不帶，你去死度伊（26.081 道光）
 （賊婢，你去留。他要是不留下，你去死賴給他/你去死給他看）

3.1.2 的「死」可以是形容詞或名詞，而這裡的「死」卻是動詞。由此可以看出，「死」本身是無法斷定是動詞、形容詞還是名詞，必須仰賴共用的搭配語才能確定其詞性，這點是不具屈折形式的現代漢語之重要特性。

「死」也可和情態詞「該」結合成詈詞「該死」*kai¹-si²*或「卜」形成謂語詈話「卜死」*beh⁴ si²*，如：「斬頭！你卜死緊」，前頭常帶詈詞，如「斬頭」、「鬼仔」。「死」和數詞「八」形成「八死」*pueh⁴ si²*，為「羞恥」之意，此時「八死」可能原來是名詞，後來轉作形容詞使用。²²

3.2.4 動語「幹」的分佈及用法

閩南語「幹」*kan³*即共通語「禽」*cao⁴*之意，如：

(103) *Gak⁸ kuann¹ khuann³ kinn³, ai³ liah⁸ khir³ kan³ lang⁵*

獄官看見，愛力去幹人（45.171 嘉靖）

（獄官看見，要抓去禽人）

(104) *A¹-kong¹ tann¹ ku³ m⁷ ai³ kan³ lang⁵ kha¹-tshng¹ liau⁰*

啞公今句不愛幹人腳川了（11.653 順治）

（阿公現在又不想禽人屁股）

(105) *A¹-kong¹ kah⁴ lang⁵ ge⁵ kha¹-tshng¹, kan² tit⁴ hui² to¹ lau⁵ tshut⁴ lai⁵ liau²*

啞公甲人個腳川，幹得血都流出來了（5.638 順治）

（阿公將人的屁股，禽得血都流出來了）

3.2.5 謂語「不是物」的分佈與用法

「物」加以否定形是詈語「不是物」（不是東西），如：

(106) *Hir⁴ tsuann⁵ tsiu¹ lang⁵ khiap⁴, m⁷ si⁷ mih⁴*

許泉州人怯，不是物（35.039 嘉靖）

（那泉州人性壞，不是東西）

3.2.6 小結

以上詈詞依詞性分成體詞性詈詞和謂語性詈詞。體詞性詈詞又可分成兩類：(1) 帶加強詞的詈詞；(2) 不必帶加強詞的詈詞。第一類的詈詞是由「賊」、「死」、「臭」等加強詞和中性名詞所組成的，這三個加強詞本身就是詈詞。第二類詈詞不必帶加強詞，如「畜生」、「禽獸」、「豬」、「雜種」、「烏龜」、「鬼」、「儕仔」、「漢子」、「青盲頭」、「生」等。第二類的詈詞有可分為三個次類：第一個次類「斬頭」、「骨頭」、「生」都是身體的部位，前兩個語都是轉喻式的詈詞，即以身體的部位來代表人的整體，第三個詈詞是以私處的禁忌語作詈詞之用。第二個次類都是以指稱非人的語詞做為詈詞。使用動物（即

²² Douglas (1873: 384) 將「八死」記錄為 *pueh⁴-si² feeling ashamed*。「八死」出現於嘉靖、順治、道光、光緒四個版本，但是萬曆只出現 *pueh⁴-thi²*「八恥」。

「禽獸」、「畜生」、「狗」、「豬」、「烏龜」、「鬼」) 來咒罵人，是透過隱喻的機制來詛咒對方，所謂隱喻是以動物的某種刻板意義來比喻人的某種特質。至於第三個次類，如「雜種」、「虔婆」、「儕仔」、「漢子」都是帶有歧視的蔑稱。²³這類體詞性的詈詞又可出現於定語詞組中，如「只賊婢」，前頭可再加第二人稱代詞，如「你只賊婢」。明清戲文指稱人體私處的禁忌語（如「生」）出現的頻率甚少，這可能是當時禮教的限制使然。謂語性詈詞，是詈詞充當謂語使用，其咒罵的對象還是對方（即聽話者）。詈詞原來都是用來表示對聽者表示惡感，但也可能後來發展出特定群體中彼此的親和感、認同感。

4. 結語

詈詞所傳達的情感語意是超脫其描述語意，詈詞是說者對聽者帶有惡意的語言表現，傳達說者處於高亢的情感狀態。詈詞算是情感語詞，情感語詞具有獨立性、不可取代性、觀點依存性、描述的不可言喻性、立即性、重複性等特徵，詈詞亦然。詈罵是一種言語行為，詈罵是語言表現，同時也是行為的實踐。詈罵的言語表現就是對聽者表示惡感的行為。語言中描寫意義或談論 (at issue) 的語意可以用否定加以取消，但情感語意不能否定取消，除非詳細挑出來用後設 (metalinguistic) 的方式推翻掉。本文探討明清閩南戲文中屬情感用語的詈詞。詈詞就語法而言分成名詞性詈詞和謂語性詈詞。前一類可經由情緒修飾語+一般名詞形成詈詞或者由名詞透過三種方式形成，(1) 有指稱身體部位的名詞經過轉喻成詈詞或直接以禁忌語的方式充當詈詞。(2) 以指稱非人（動物或鬼魂）名詞透過隱喻塑造成詈詞。(3) 利用種性偏見或生理缺陷的名詞充當詈詞。這些名詞性詈詞除了純做發洩情緒的感嘆詞外都能用來指稱交談事件中的對方(即聽話者)。就功能範疇的階層而言佔據最上層（即分解的 CP）位置（詳 Rizzi 1997; Hill 2007, 2014）。至於謂語性詈詞不是用來指稱交談事件中的對方，而是在交談事件中向對方表現自己高亢的情緒，以引起對方的注意，這類的用語也反映了根句的現象，不能出現於嵌入句中。詈詞的使用還涉及說者與聽者雙方的社會身份的區別、情感的親疏關係、族群認同、語域、語體等錯綜複雜關係，很值得深入探索。

引用文獻

- Abraham, W. 1972. The ethic dative in German. *Generative Grammar in Europe*, eds. by F. Kiefer and N. Ruwet, 1-20. Dordrecht: Reidel.
- Aelbrecht, Lobke, Liliane Haegeman, and Rachel Nye. 2012. Introduction. *Main Clause*

²³ 「虔婆」、「儕仔」、「漢子」可能都是戲曲用語，不是閩南語的固有詞語。

- Phenomena: New Horizons*, eds. by Lobke Aelbrecht, Lobke, Liliane Haegeman and Rachel Nye, 1-1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erman, Ruth. 1982. Dative Marking of the Affectee Role: Data from Modern Hebrew. *Hebrew Annual Review* 6: 35-39.
- Campbell, Rev. W. 1913. *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the Chin-chiu and Chiang-chiu and Formosa (Taiwan)*. Yokohama: Fukuin Printing Co.
- Collins, Chris, Simanique Moody, and Paul Postal. 2008. An AAE camouflage construction. *Language* 84.1: 29-68.
- Douglas, Rev. Car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ubner and Co.
- Hill, Virginia. 2007. Vocatives and the pragmatics-syntax interface. *Lingua* 117: 2077-2105.
- _____. 2014. *Vocatives: How syntax meets with pragmatics*. (with the contribution of Melita Stavrou). Leiden: Brill.
- Munaro, Nicola. 2003. On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Exclamative and Interrogative Wh-Phrases in Bellunese: Further Evidence for a Split-CP Hypothesis. *The Syntax of Italian dialects*, ed. by Christian Tortora, 137-1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poli, Donna Jo and Jack Hoeksema. The grammatical versatility of taboo terms. *Studies in Language* 33.3: 612-643.
- Postal, Paul. 1966. On So-Called "Pronouns" in English. *Report on the Seventeenth Annual Round Table Meeting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s Studies*, ed. by F. Dinneen, 177-206.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Potts, Christopher. 2005. *The Logic of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7. The expressive dimensio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33: 165-197.
- Quang, Phu Dong. 1971. English sentences without overt grammatical subject. *Studies out in the Left Field: Defamatory Essays Presented to James D. McCawley on the Occasion of his 33rd or 34th Birthday*, eds. by Arnold M. Zwicky, Peter H. Salus, Robert I. Binnick and Anthony L. Vanek, 3-10. Carbondale and Edmonton: Linguistic Research, Inc.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Elements of Grammar: Handbook in Generative Syntax*, ed. by Liliane Haegeman, 281-337. Dordrecht: Kluwer.

- Zwicky, Arnold. 1974. Hey, whatsyourname! *Papers from the Te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eds. by Michael La Galy, Robert A. Fox, and Anthony Bruck, 787–801.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 小川尚義等編. 1931. 《臺日大辭典》上冊。臺北：臺灣總督府。
- 吳守禮. 2001a. 《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台北：從宜工作室。
- _____. 2001b. 《明萬曆刊荔枝記戲文校理》。台北：從宜工作室。
- _____. 2001c. 《清順治刊荔枝記戲文校理》。台北：從宜工作室。
- _____. 2001d. 《清光緒刊荔枝記戲文校理》。台北：從宜工作室。
- 李麗敏. 2006. 《泉州方音教程》。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施炳華註. 1997. 《南戲戲文·陳三五娘》(下)，吳守禮勘本。台南：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 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 2010. 《荔鏡記荔枝記四種》，第三種 清代道光刊本《荔枝記》書影及校訂本。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 連金發. 2013. 〈明清時期荔鏡／荔枝記閩南方言指示詞的演變：從指示詞到程度加強副詞或篇章標記〉，鄭秋豫主編《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資訊和語言類型》，129-150。台北：中央研究院。

連金發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cflien@mx.nthu.edu.tw

A Grammatical Exploration of Swear Words in Earlier Southern Min Playscripts

Chinfa LIE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paper i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swear words as a type of epithets in earlier Southern Min playscripts. Swear words are a linguistic manifestation of the speaker's contempt toward the addressee, a subjective evaluative attitude beyond propositional meaning. It reflects the immediat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locutors. The choice of swear words shows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locutors with respect to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intimate and distal emotional state. Swear words can often be used as vocatives and their main properties do not involve the projection of arguments by a predicate in VP. In terms of Rizzi's hierarchy of functional categories (Rizzi 1997), there are three major layers of functional categories: VP, TP and CP. Swear words featuring the emotive interaction occupies a position higher than Force in the split CP. Swear words fall into two types in terms of their grammatical function: (1) nominal phrases, and (2) predicative phrases. The former can but need not be vocatives, whereas the latter cannot be vocatives, but can be used to express the speaker's high emotional state with respect to the addressee. Both uses are conducive to the enhancement of solidarity between interlocutors in speech acts. In sum, the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how swear words operate in contexts based on Southern Min playscripts of Ming and Qing periods (Wu 2001abcd, and Quanzhou 2010), ferret out the constraints of their uses and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interpersonal emotive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Southern Min, swear-words, epithet, interlocutors